

《披荆斩棘的哥哥》:重塑“审美文化”,以“清朗”打造荧屏综艺节目的精神颜值

► 10版·热点

武侠还是仙侠:武侠剧的翻拍困境

——评最新剧版《天龙八部》

► 11版·文艺百家

王志文:“平静的坏心情”

► 12版·影视

《乔家的儿女》:家长里短牵动家国情深

马论鹏

家庭剧向来为中国观众的最爱,也最考验功力。正午阳光新剧《乔家的儿女》给今年暑期末段的电视档带来了一股清风、劲风、家国情。该剧改编自朱小卉的同名小说,讲述乔家的五个孩子一成一、二强、三丽、四美、七七在艰苦而充实的岁月里彼此扶持、“野蛮生长”的故事,映射出的是绵软而细腻的家长里短之下中国三十年(1977-2008)社会发展的大变迁,大情怀。虽然该剧自8月17日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腾讯视频开播之初遭遇“口碑爆棚,收视不佳”的暂时反差,中后期口碑略有下滑之势,但关注度不断升温,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制作精良的金牌剧得到社会认可只是时间问题,背后最根本的支撑点在于观众和“乔家”的时代共情和家国对话,至真至诚。

拓宽家庭情节剧类型,彰显时代与地方特色

无论老少、不分职业,家总是中国人最难割舍的社会关系,也是家庭剧最核心文化意旨。家庭剧,又称家庭情节剧(Melodrama),此概念虽源自西方,盛行好莱坞雄霸世界的1920-1930年代,但此类型随后在中国的左翼电影(如吴永刚《神女》、蔡楚生《渔光曲》)、田汉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等)中扎根绽放,嫁接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绽放民族大义之光芒,代表了革命文艺的方向。改革开放后家庭剧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将一家人的悲欢巧妙套嵌在祖国的沉浮中,苦情折磨下,总有云开时。

正午阳光带来的这部《乔家的儿女》在家庭剧类型开拓上可圈可点,具体说就是新角度、高立意和大格局。相比近年荧幕上家庭剧中常见的孩子叛逆、婆媳矛盾、小三扎堆、疾病说来就来等,该剧的角度是“单身父亲一家人”,从很少涉及的单亲爸爸入手,刻画重点却在五个相互扶持、敢爱敢恨的子女身上。而全剧立意和精神化身则在大哥乔一成:为兄

则刚,不避苦楚。正如姨父在南京古城墙上开导一成一所言,“咱每个人心里都得有太阳,得有希望。你妈活着的时候特别要强,你得跟你妈学,给你妈争气,别让人看不起。你是男孩子,在家里又是最大的,往后你得带着弟弟妹妹们往好里走,家里家外的事你扛起来。”坚强扛起生活重担的大哥是家里的顶梁,也有志成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格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乔家的儿女》开篇是1977年时代背景,防震棚里乔家儿女仰望晴空,他们一路向上,不弃不慌,勤奋浩荡,家庭的变化得益于国家的开放。如乔一成所言,“1983年我考入大学,整个中国就如同一片绽放着希望的田野,滚滚时代大潮中,我们走向未来,注定充满了光明的日子。”

《乔家的儿女》敏锐把握个体、家庭、民族、国家之间“共生共振”的关系,关注彼此“同构同质”的互动。虽然时代的大背景、大事件和大节点该剧都没有选择“直接引入”或“旁白介绍”,但邻里街坊的每个状态和每次变化都和时代紧密相关: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普遍兄妹几个;乔祖望偷偷打麻将赌博还想沾“改革开放”的光,投机倒把卖海鲜;收养四美的夫妇有国外亲戚和外汇券以及二强跑去爸爸是海员的牛野家看14吋“大电视”。时代脉动,感同身受。

《乔家的儿女》36集长度彰显中国30年史诗的厚重,而反衬却是大城小事——充盈着浓郁丰满的地方特色。正午阳光出品的家庭剧可做简单比较:《大江大河》背景水乡,小雷家也是乡镇发展的缩影;《都挺好》住在苏州同德里的苏家上下透着江南的世俗精明和通透;《欢乐颂》定位上海、南通,展现大都市职场光怪和移民打拼;“乔家”则落脚南京,古城发新枝。《大江大河》用一个长镜头聚



焦宋运辉爬在城墙墙头学习,作业纸折成的纸飞机跨越乡村竹林溪流,迈向了更广阔天地;而《乔家的儿女》类似的长镜头跟着乔一成兄妹穿梭在南京这个古城的街头巷尾,摊前宅后,尽显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的烟火气和市井味。笔者也出身江左,对剧中的“神仙汤”“油渣子”“脑字滑丝”“没得事”“搞得跟真的一样”格外亲切。有家,有城,也有国,这就是家庭剧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家庭剧的亲情图鉴:克制狗血套路,聚焦成长情深

《乔家的儿女》开播遭遇小寒流,事有缘由。同期强劲的高质剧目《理想之城》《扫黑风暴》早已霸屏;而开始几集并没有大明星加持,大家都盼着白宇、宋祖儿、毛晓彤、张晚意等新生代饰演的少年

“乔家人”。但认真看过剧情的观众都会被感动,也都认可原著改编的忠实,节奏把控精准,几个小演员的真挚,特别是其冲淡的风格,刻意回避大狗血的套路。

《乔家的儿女》伊始就是母亲生七七难产去世、小孩可怜无人喂养的尖锐矛盾,但支撑整剧的却是顺应时代、符合背景的生活日常。此乃家庭剧的灵魂,所谓家长里短:每天一成要想着如何填饱弟妹们的肚子,渣爸乔祖望不停琢磨美食秘诀,蒸蛋加麻油,喝酒配猪肉花生米,二姨则是在竭力资助乔家和收回成本间激烈地思想斗争。每家都在不平缓日子中找到激情与程式的平衡点。等到乔家兄妹们成年,剧情变得更聚焦,冲突加剧,也抓住喜欢快节奏观众的心。

所以,时代巨浪更多是暗流涌动,无声惊雷,非但没有卷走这家人,反而将彼此亲情冲刷得愈加清晰。中国家庭剧的核心是亲情图鉴,着力在“孩子成长”,这也是家国发展的最佳隐喻。此剧的亲情图鉴有三层意义。第一是突破所谓原生家庭的藩篱,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以成长带变迁,以成长托性情,以成长见时代。第二,改变家庭情节剧中常见的善恶对立,道德批判,塑造典型而亲切的邻里角色。以“不完美的个体”为切入点——贪财懒惰自我中心的渣爸,刀子嘴豆腐心的邻居吴姨,连一成都有跑去顶替四美要被富人家收养的私心冲动。不完美个体反衬的是五个孩子善意而坚韧地成长经历,贪吃、偷吃、省早饭买香港衫、街头摆摊卖鸡蛋等。第三,叙事风格上不同于流行的家庭剧,狗血乱撒,动则生离死别,哭天抢地。相反,它冷静克制,细节取胜,扎实且催泪。基调平淡,弱化矛盾,避免正面冲突(比如三丽被乔祖望的同事猥亵,没有暴露镜头,很好地保护了女孩的隐私和不堪),但在你脆弱的时候,会忽地让你落泪,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家的现实还原。

现实主义下“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乔家的儿女》全剧来自生活,贴近

生活,又高于生活,以扎实细致的现实主义回答了时代呼唤。无论道具、方言、服装、衣食住行都是精打细磨。同样真实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情感,互相帮衬互相埋怨,有笑有泪,总要拉扯着,心怀希望好好活下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豆瓣、百度贴吧、猫眼、知乎等社交媒体上,“乔家”收获的大多是积极的赞誉,都说,“家里的故事,久远了。”这和正午出品的《山海情》中“美好生活向往”一脉相承。都是时代剧,一个从精准扶贫与对口支援下手,以村庄社区为基石,描摹时代画卷;一个从“野蛮生长”和家国交织入题,以兄妹群像为主体,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正因传承了正午阳光品质,观众对《乔家的儿女》也充满“美好向往”。在中国影视圈,“正午出品,必属精品”,有高光,难免有祛魅。首先观众对“二代导演”中最有争议的张开宙是否能承接美好一开始还忐忑,他有过合拍《战长沙》的高品质,也有《欢乐颂2》这样的滑铁卢,但张导一如既往的“细节控”和“时代质感”还是给《乔家的儿女》带来了正面效应。其次是大家对正剧主角的幻想,不少人希望由顶流明星出演。但正午向来考虑的是内容优先,根据剧情和角色来推荐最合适的演员,而剧中以白宇为首主角阵容都是有前作傍身的“小戏骨”,在第五集之后的青年演员挑大梁的表现经得起挑剔的眼光。

如今《乔家的儿女》以豆瓣7.9分收官,留下怅惘而温情的结局——“渣爹”在喃喃自语、怀念儿女的懊恼中离世,影片中一成长得最像年轻时的乔祖望,但性格坚韧而迂,而21世纪初的时代大潮又让一家人依赖已久的祖屋拆迁变成了购物中心,但“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四美最后拍下的全家福浓缩了30年的兄妹情。该剧在镜头语言、场面调度、配乐、改编效果等方面都在水准之上,“乔家”两辈的精彩演出,为观众带来熟悉亲切、贴近地气的乔家故事,而其背后的家国脉络自始至终都清晰、朴素。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创作谈

《理想之城》:关闭美颜滤镜后的职场浮世绘

周唯

2017年着手改编《理想之城》的剧本时,爽剧和大女主剧正当道。我们团队内部也曾发生过关于剧本方向的激烈讨论。一种声音认为,爽剧热闹闹,观众爱看,又是前人已走熟的路,走来不费劲,何乐不为。但我和吴光兆老师同时守着另一种认知:跟风之作,再好也不过是第二名。既然要做,就做一部没有经验可复制的,就做市场的“第一名”。

吴老师更进一步提出,不但做第一,还要写“职场最难的部分”。职场最难,不过人心与人性也。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树立了明确目标,绕开新人逆袭大杀四方的爽剧套路,写一出国产剧中从未有过的职场浮世绘。

为每个人物构建完整的内心,主角身处的职场才有真实质感

原小说里,赢海集团已呈现出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的权力体系,每个层级也都有代表性人物。但这些人物的不够饱满,于是我们走访大量的职场人士,包括企业高管、中层管理和普通员工,从他们身上一点一滴抠出各个层级职场人的特质、烦恼与行为模式,再一点点填充到角色身上,力求让观众看到剧中人时能会心一笑,生出“我身边就有这种人”的亲切感。比如张小北用优惠券请客,财务梅大姐装病让苏筱服软,吴红玫将羊绒衫吹毛了等等细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抠下来的。

曾有人质疑,需要费这么大的笔力在配角身上吗?他们不都是一些工具人吗?在我看来,他们固然是剧中配角,但同时也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为主角服务的工具人。所以,剧中每个人物都应有个体的自主意志和职场诉求。以东林为例,内奸门事件里是苏筱保全了他。待

苏筱成为部门经理,他却坚定地站在陈思民这一边,认为“铁打的陈主任,流水的商务合约部经理”,跟陈主任作对的苏筱没有前途。他依据此前经验作出的判断,藏着一个小人物的生存逻辑。

给配角以完整的内心动机,使其拥有丰富的立面。与此同时,也有必要为小角色配置能与主角旗鼓相当的认知能力、心理成熟度。一段时间来,为了凸显主角的优秀与智慧,在电视剧创作中似乎存在某种“懒惰逻辑”:只要在主角的对立面,困难会降级、对手会降智。观众用“主角光环”或者“金手指”来称呼这些套路,本质是对创作者低估观众鉴赏力的讽刺。所以,在为苏筱设置职场困境时,是靠弱化配角来衬托,还是用“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角力来彰显,我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只有一个契合现实逻辑的人物生活环境,只有一群如生活所示那样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剧情才能以真实的质感抵达观众的共鸣空间,主角也才能凭借真正的智慧赢得“光环”。

让事件之间产生内在的逻辑链,故事会自然生长

从小说到电视剧,我们重塑了故事的框架。

其实内奸门、贿赂门、连升三级、桃花门等具体事件,都从原小说来。但在提供戏剧故事的同时,原小说里的事件却是孤立的,缺少前后因果必然关联性,只是以苏筱的个人成长为主线串起各孤立事件,使得其他人难免有工具人之嫌。因此,我们对故事结构最大刀阔斧的改变,就在于为许多关键事件增添内在勾连的细节、伏笔。如此一来,事件之间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层层铺展

开,又一层一层地收回来,环环相扣,最终落点于天字号合并。

如观众所见,《理想之城》最后呈现了四条主线,两明一暗,另有一条半明半暗。苏筱的个人成长史、天字号与集团的斗争史这两条是全明的主线,赵显坤推动天字号合并是半明半暗的,还有一条全暗的是夏明主导的天科独立之路。这四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各自独立又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围绕四条主线活动,彼此影响、推动,相互成就。虽然人物众多、事件繁杂、节奏快,观众并不感觉乱,因为所有事件都有因果关系和承接关系,逻辑链一目了然。

四条主线同时推进另有个好处,就是会在一个大周期事件结束后,观众回过头一想,所有伏笔显现,一层推一层,会产生一种类似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快感。被观众认为是高光点的第11集和第12集,就是内奸门大事件揭晓之时,它并不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而是角色们互相推动产生的。角色们一旦建立,就会产生自我意志,即使我是编剧,也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写。若不如此,故事就会特别拧巴。

此外,细节的填充也至关重要,它直接关联观剧体验,是悬浮还是现实,是背离还是共鸣?职场里,背过黑锅的人不是孤例,所以苏筱被开除时余经理一句“我也对你期望很高”让很多人唏嘘感慨。在这里,有造作的人提出现场安全事故的责任落到商务身上,没错,但苏筱真是因为安全事故被开除的吗?想明白,也就理解了贺胜利那句“万丈深渊终有底,唯有人心不可量”了。

电视剧里很多细节取自真人真事。比如让很多观众震惊的饭局猪叫,群员工场停工改外墙设计,苏筱包里被人偷放放了钱,陈思民抬高陆争鸣打压苏筱,张小北为了省钱不肯坐空调车……凡此种种都是现实中已经或正在发生

的。我们向生活的细节取经,能拉近电视剧与观众的距离,也在折射现实、折射社会、折射人心中,为电视剧增加了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色彩。

打破大女主剧的套路,从一次理想主义的进击开始

剧本完成初稿后,拿到市场上,肯定与否定的声音各占一半。否定的声音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爽剧才能畅通市场,女主角一路连个金手指都没有,感情戏又少,缺少爆点,缺少糖份,观众很难接受。第二,这些年成功的电视剧大多是女性与女性间竞争,现在女主角一人要与那么多男性博弈,且男人戏占比重颇多,根据以往经验,成功恐怕是小概率事件。第三,太过真实了,观众白天在办公室里亲历职场压力,晚上回到家看电视复盘,谁受得了?还有人说得直白赤裸——当下没有这么做电视剧的,这套路不通,应该直接改成真正的大女主剧。

没错,尽管苏筱有900多场戏,但《理想之城》不是大女主剧。我们的故事里,苏筱更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那块石头。没有石头,水面静止,深不可测。是这块石头,让一浪推着一浪地波动起来,而我们追随着浪花,触碰到一个又一个人的理想或堕落、坚持或退让、迷失或觉醒。

曾经,每一个人在踏入社会时都心怀理想、斗志高昂。是什么消磨了斗志?是什么熄灭了理想?又是什么束缚了脚步?是无数个余经理、无数个陈主任,还是无数个“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就一定对吗?”演员孙俪裸妆顶着黑眼圈在屏幕上问了这么一句,这是对剧里墨守成规的东林和陆争



鸣的反问,也是对当前高光滤镜磨皮美颜充斥的电视剧行业的反问,还是对电视机前一部分沉睡了理想的观众的反问。哪怕有一人触动,便是《理想之城》的意义所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脚步,后浪之所以比前浪走得更远,是因为前浪的推动,而“后浪”也终将会成为前浪。所以,从来没有有什么“从来如此”。

(作者为《理想之城》编剧)